



科幻世界

星云VI

NEBULA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OFFLINE

离线

拉拉 著

人类，从未如此华丽地灭亡！



科幻世界

星云VI NEBULA

主编：姚海军

拉
拉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云Ⅵ·掉线 / 拉拉 著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364-6310-3

I. 星… II. ①拉… III. 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7601 号

星云Ⅵ·掉线

著 者	拉 拉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丁大镛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60mm×228mm
印 张	10.5
字 数	150 千
插 页	5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8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ISBN	978-7-5364-6310-3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掉线

ONLINEOFFLINEOFFLINE

作为网络球的主要设计者，金塞罗从未想过自己会这般狼狈——他掉线了：被人从美妙的网络球世界毫不留情地踢到了只剩机器人的基底世界。为此，他不顾一切地寻找重返网络球之路，不料却陷入了机器人为他布下的杀气腾腾的超级阴谋。

能叫出金塞罗名字的擦窗机，可以看到另一层世界的机器女郎Lisa，神通广大无孔不入的虚拟人金卡拉，一只古灵精怪的猫……这一切使金塞罗在现实与虚拟之间进退维谷，举棋不定。

金塞罗，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类，他的结局就是人类这个种族的结局。

CONTENTS

目录

番外篇·人类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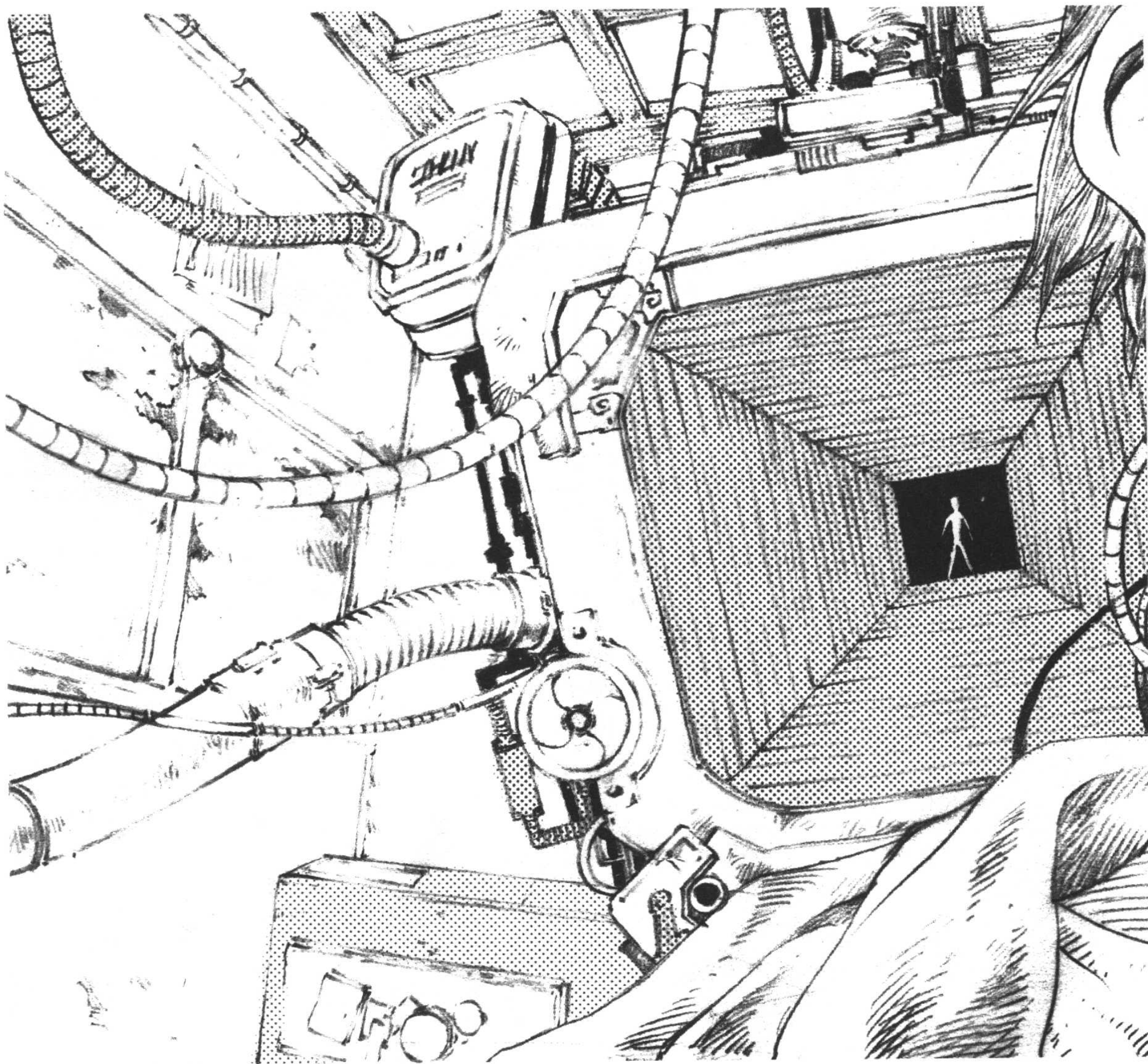
掉线

1

掉线

OFFLINE

张拉
晓雨
图著





离那姑娘的背影只有三米远了,金塞罗艰难地咽了口口水。这背影太美了,完美。不,不不不不,这不是虚拟的 NPC,这是真实的人。金塞罗的血盟成员芭比杀手利用与网络球管理局的关系,已经搞到了她位于第二层的数据。一个美女,和她应有的形象完全一致——不,亲爱的,和金塞罗对女性的全部幻想完全一致。

金塞罗又咽了一口口水,依然觉得嗓子干得冒烟。别在他腰间的通讯器无声地抖动起来,那是芭比杀手给他的信号。他已经进入控制台,只要金塞罗大胆走上去,跟那姑娘搭上话,他就马上可以免费把他们转入到一个完全独立的副本中去,天哪,爱待多久待多久!金塞罗的心脏像一台老式蒸汽机车一样躁动起来。他试探着向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近了,更近了,那姑娘似乎有所察觉,扶着吧台想要站起来……只差一步了,金塞罗!只要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噢!碰到她了!手放到她肩膀上了!“我疯了!我成功了!”

Sections I
_>Ping 网络球 with 32 bytes of data: _>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_>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_>.....
关键词:Ping 网络球 丢包 路由失效
例句:我是谁? 我在哪个网格?

天花板掉色掉得很厉害,已经看不到本来的面目,只剩下大片大片被水侵蚀的黑色印记。吊灯只有一半亮着,有几只灯泡已经坏了。蜘蛛网从角落一直挂到吊灯上,把整间屋子装饰得像鬼屋。屋子里弥漫着陈腐的味道,很像停尸房。

一个沙哑的嗓音在下流的电子节拍中不停哼唱:“Down to Hell,down down down to Hell,down to Hell,down down down down,down to Hell.”

金塞罗的右手举在空中,仿佛正触着那女孩柔嫩的肩膀,可是眼下——那里只有飞扬的尘土。他闭上眼睛,心中一片悲凉。挨千刀的芭比杀手,这就是你提供的副本?他伸手去摸通讯器,但只摸到大腿。该死……

他从腐朽的床上坐起来,这个动作进行到一半就停止了——什么东西死死地拽着他的头,他挣了一下,没挣开,后脑被扯得生疼。他在极度烦躁中用力一挣,清脆的断裂声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趴在了地上。

“哈哈!哈哈!”金塞罗不怒反喜,趴在地上大笑起来。这事太好笑了,比“16 件最最搞笑的年度事件”更好笑,比“430 件你可以做的搞笑事件”更真实。他居然从床上一头栽到了地下!而且,这疼痛的感觉,绝对比“一千零一种剥皮挖心体验”更到位,他疼得半边脸都麻木了,这让他笑带上了哭腔。

这个拟真体验太棒了,金塞罗一时间甚至忘了那个姑娘的事;不过,当他从地上爬起来在原地打了两个转之后,他突然想起什么来了。

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屋子很小,大概也只容得下他一个人。

他试探着打开房门,外面是一条黑糊糊的走廊,他想都没想就一把将门甩上了。他想打开窗户,其中一扇被钉死了,另一扇只能打开一半,窗外是一条破败腐朽的小巷。衣橱里什么也没有。床下一地死蟑螂,外加两具耗子的木乃伊。床上是几件油腻腻的衣服,还有几根刚刚被他绷断的连线——这些黑色的线从墙里伸出来,其长度仅够到床头。

这些线……他的后脑勺现在开始疼起来了,这些连线是从他枕骨上的通讯接口里硬生生扯断的,他甚至能摸到自己脑袋上留下的破开的接口。真他妈的疼!

通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至少不该有这几根连线。网景公司从来都不赞成在副本中暴露他们的神经和生命维持系统链接装置,据说,每个人的链接装置都不一样,暴露的人将面临网景公司的天价泄密索赔。

该死!他开始在心里诅咒起芭比杀手来。这混球到底把我传到哪个副本里来了?还有,我的女孩儿呢?该死的芭比杀手不会是把我的女孩儿夺走了吧?见鬼!

他再次摸向腰间,只摸到一条黏糊糊的裤子——他这才注意到自己穿着一条从没见过的肮脏裤子和一件更为肮脏的棉衬衣,脚上的鞋子也是脏得看不出外形。金塞罗一阵剧烈的头晕,其程度远远超过他在塔瑞特城堡被别人抢走极品装备的那一次。

通讯器……通讯器上哪里去了?这不太对劲。根据《意识系统接入修正法》,拟真意识服务供应商必须永远保证客户在使用过程中拥有完全功能的通讯系统,这一条法律不容藐视。可现在他的身上一无所有。

一桶冰水从他头顶结结实实地浇下来。没有通讯器,他将彻底失去与神经网络球的联系,除非被芭比杀手想起,否则他或许将永远失陷在这个副本里。

我被人黑了?被血盟放逐了?金塞罗脑海中嗡嗡作响,像有一台微波炉正在蒸腾他的脑汁。他爬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爬起来,像疯了一样,眼睛无神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转来转去。

肮脏的房间,肮脏的床;一百年没有清洗的被子;唱着下地狱小曲的木制小收音机;一堆蟑螂残骸;几个已经长出了蘑菇的速食杯;靠近床底的地板上放着一个系着带子的木盒,几管挤得扁扁的鞋油散落在周围。

嘿……这场景好熟悉……

金塞罗托着下巴仔细回忆。这场景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很真实,对不对?说不定他以前见过许多次……对的,见过几次,所有这些物品都在记忆中一跳一跳的。那么他见过这场景。

“嘿嘿嘿。”他笑起来,觉得放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是了是了,这是那个——“奇趣搞怪真人秀”的现场!他们把他从某个场景中直接传送到这里,现在一定有好几万人正坐在电视机前看他出丑,等着取笑他呢!这些杂种。

金塞罗突然觉得挺有意思。他坐回床上,掏掏摸摸,很顺溜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一包已经发霉的烟。不要紧,他们就喜欢这个调调儿。他叼上一支,深吸一口,烟自动点燃了。

来吧,杂种们。他想。

就在这时,窗外传来几声刺耳的刹车声。

远处响起狗叫声。更远的地方,隐隐有城市高铁的轰鸣。

“乒乒乓乓”摔上车门。零乱的脚步声,消失在这栋大楼的深处。

“Down to Hell, down down down to Hell……”

一阵前所未有的毛骨悚然的感觉袭击了阿帝达斯·金塞罗。他从床上不知所措地慌忙起身。脚步声又出现了,仿佛有一群人排着队列走上了楼梯。金塞罗扑向窗台——小巷里凌乱地挤满了巨大的黑色商务车,每辆车的顶端都印着一个大大的红色枫叶标志。

网景公司的车出现在副本中?金塞罗一阵迷茫。网景公司什么时候开始允许在场景里出现他们的MOD了?

还没等他颤抖着掏出第二根烟,门就“砰”的一声爆炸开来,碎片四溅。当金塞罗满脸血污地从地下撑起半边身体时,房间里已经挤满了无所顾忌翻箱倒柜的陌生人。

一个从头到脚笼在半透明塑料隔离衣中的人向他弯下腰来,肩上的小电筒晃得金塞罗睁不开眼。

“阿帝达斯·金塞罗先生?”他问,语气里透着毫无疑问的肯定。

“我……啊嗷!!”

有人在他的后脑勺上揪了一下,金塞罗疼得眼泪都出来了。泪眼蒙眬中,他看到那家伙手里拿着一个可怕的仪器,其中一端粘着血和几根断掉的线头。

“你们要干什么?!”他中气不足地喊道。

“金塞罗先生,”先前那个家伙冷冷地说,“由于您连续26个月拖欠上网和获得意识服务的费用,根据您与网景公司签署的协议,以及网景公司的经营策略,网景公司已经取消了您的所有上网权限。您的账号将被保留11个星期,在此之后,将会全部删除。感谢您一直以来对网景公司的支持。”

说着,他递给金塞罗一张皱巴巴的年历卡,“这是敝公司送给您的小礼物。”

“这……这是一个副本任务……对吗?”

那家伙笑了,金塞罗的反应非常普遍,他早已见惯不惊。

“金塞罗先生,我们已经代表网景公司回收了您所有的网络神经意识和生命维持系统的链接设备,这些设备的租用合同也同时到期。您可以在任何时间在任何一个网

景公司基底世界营业室里重新登记租用这些设备。作为最后一项必须要进行的程序，现在，请您说出您的非意识保护部位。”

“非意识保护部位”是一种安全措施。当某位先生全身器官都与网景公司的服务器接驳之后，按《意识系统接入修正法》的规定，必须在身体上保留一个器官，其全部性能与神经链接仍然保持原始身体状态。这样，当意识在网景公司的游戏或其他交互场景中陷于游离态时，可以通过刺激该部位将客户的意识拖回到基底状态，也就是恢复其本来意识。

出生 35 年来，金塞罗还从未陷入过现在这种极端绝望状态。一时间，他吓得全身抽搐，大脑麻木，嘴巴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快点！”那家伙不耐烦地说，声音里充满威胁，“金塞罗先生，您的非意识保护部位？”

“嗯……我……我想……我想是……睾丸……”

那家伙猛地给金塞罗的胯下来了一脚。当金塞罗苏醒过来时，天已经亮了。

远方传来城市高铁的轰鸣声。

教堂响起礼拜的钟声，鸽群在城市上空盘旋。

屋里静悄悄的。日光从窗户下的缝隙溜进屋里，沿着地板一寸寸向前爬行，直至遇到一堆脏衣服，停下来。

这堆脏衣服，据信，在真实物理层面上，属于阿帝达斯·金塞罗先生所有。

事实证明，“非意识保护部位”是整个《意识系统接入修正法》中最至关重要和最具有现实价值的部分。在无穷多个意识场景中，金塞罗先生被砍过脑袋（不止一次）、被砍过四肢（许多次）、被吞噬过内脏（一次，太恶心了，金塞罗随即退订了那家公司提供的所有拟真服务）、被火烤过（一种奇特的桑拿体验），但所有这些意识上的感觉都比不上真实基底世界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只是闪电般的一击，便将人从无边无际、真假难辨的意识世界中拖了回来。金塞罗忍着下腹剧烈的疼痛，坐在那里艰难地重组自己的人生记忆。

这次掉线实在太过突然。毫无疑问，网景公司并未将他的全部意识和记忆退还给他，因为他的脑海中一片混乱，残存的意识潮水般冲来撞去，他的初恋、第一次驾车、1 次上大学、5 次上技工学校、139 次进魔法学校（这个太过荒谬，不久便自动消失）、51 次在政府部门工作（其中大半时间是披盔戴甲为政府在银河系中狩猎通缉犯）、91 次在网络公司工作（向其他人兜售某个场景的特定货币）、779 次结婚和 806 次离婚（但他想不起这二者之间有任何关系）、他拥有 10 部爱车、他在农场里养有几百匹种马、他的足迹遍及全球……他富贵过、他贫穷过，他做过行会会长，也曾沦为乞丐，在

《安其马顿 II》的龙骨山上亲手割下过 120 颗首级……全是支离破碎的片段,大半不可信,其余的纯粹是胡扯。

这是完全违反《意识系统接入修正法》的可怕事件。金塞罗被不合法地从线上拽下来,强行塞入一具躯壳(这身体是不是他的还很难说),却没有为他重建基底世界意识。我是谁?我叫金塞罗。那么金塞罗是谁?我脑海中那成千上万个形象,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阿帝达斯·金塞罗?

等一下……我真的叫阿帝达斯·金塞罗吗?

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状况,在某个时间段里,“我”叫阿帝达斯·金塞罗;而在掉线以后,“我”成为了阿帝达斯·金塞罗?

金塞罗浑身颤抖,床都跟着摇晃起来。

不对!他在心里冲着自己大喊。虽然记忆混乱如麻,但一个小时前的记忆还是很清楚的。在那段记忆中,那个叫芭比杀手的家伙称他为金塞罗,而且,是在副本转移的过程中,这说明“金塞罗”这个名字至少是他的通用注册 ID。

金塞罗紧紧闭上眼睛,拼命地想在主意识中抓住那一个小时发生在他身上的点滴片段,这是所有记忆中唯一真实可靠的。天哪,如果失去了自我,这是回家的唯一希望。

鸽群呼啸而下,鸽哨昂昂作响,这声音透过窗户,在房间里引起了另一种不同寻常的回响,那声音就来自金塞罗的腹腔深处。金塞罗全身抽搐,清醒过来。

必须立刻构建一个“我”,然后我得找点吃的。他悲凉地对“自己”说。

可以预见的结果是,房间里除了垃圾,一无所有。金塞罗强行压抑住把那几管鞋油膏吃下去的冲动。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多久没吃过固体食物了——肯定有数十个月了,甚至更长。他不知道现在的日期,因此,也就无从计算现在离他最后一次登入网络球的 2101 年 5 月 1 日有多久了。

映照在地板上的日光越来越强烈,似乎已经快到正午。金塞罗拉开窗帘,顿时被强烈的光线照得睁不开眼——这很正常,他已经很久没有真正使用过眼睛了。好在这日光还不算太毒辣,几分钟后,他开始慢慢适应。

在最初的那一刻,金塞罗稍微迷糊了一下。日光暖暖地照着他眼前的小巷,无数尘埃上下飞舞,今天早上网景公司汽车留下的痕迹还历历在目,垃圾桶上的涂鸦颜色黯淡,一只猫趴在对面屋檐下的阳台栏杆上,无精打采地打着哈欠。奇怪,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似乎与光线有关,在他的记忆中,好像不曾见过如此明亮、耀眼而又均匀的日光。

正在这时,对面那只猫打了一个巨大的哈欠,连隔着巷道的他似乎都能嗅到它的

口气。楼下的垃圾箱里一阵骚动,几只耗子尖叫着消失在下水道里。

那只猫不为所动,从容地站起来,望着金塞罗。它目光犀利,仿佛人的眼光,这让金塞罗从头到脚都发起毛来。好在它不久便厌倦了对金塞罗的审视,径直跳下栏杆,向室内走去。室内很黑,那只猫的一对眼睛亮起来,像两盏汽车前灯一样,在墙上留下巨大的光斑,等它走到里屋,那光斑才渐渐地消失了。

这一幕奇异的景象让金塞罗决定:立即离开这里。

几十分钟之后,金塞罗发现他陷入了比失忆更加危险的境地:他迷路了。

他离开那栋空无一人的大楼,穿过空无一人的小巷,小巷的尽头是另一条空无一人的小巷,如此循环往复,路越走越窄,支路却越来越多,四通八达的小巷连通无数条静寂的街道。

金塞罗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肯定:这里除他以外再无一人。人的感觉有时候是很奇怪的,比如,给金塞罗留下如此印象的原因便是——他在这里没有嗅到一丝人味儿。

没有饭菜的味道,没有烟味,没有被太阳晒过的家具发出的油漆味,没有窗台上传来的洗衣粉的味道,甚至连下水道的臭味——这种你在穿越狭窄小巷时通常不可避免会闻到的味道也没有。他感觉自己的鼻子像在真空中呼吸。两旁挤得紧紧的古老建筑物因为没有这些味道的烘托,散发出一股令人极不舒服的尘土味。也许建筑物就该是这种味道,只不过从来没有人注意而已。

这里并非恐怖到没有声息,恰恰相反,各个地方都不停地传来喧闹声。古老的建筑物里发出空洞的敲打声,下水道里有不同寻常的汩汩响动。从每一条支巷中传来的声音,大得好像在开晚会。

但那不是人类发出的声音,那些骤然响起的声音虽然刺耳却毫无意义,它们不过是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动物、甚至可能就是城市本身在腐朽中发出的呻吟。这一点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他越走越快,久未活动过的肢体强烈地抗议着,但,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急切地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希望在下一个街口能有人走出来对他说:“早上好,先生。”或者是:“晚上好,先生。”甚至是“你被捕了,金塞罗!”也不错!可是没有——下一个街口的拐角总是空旷得像南极地一样。

时间也变得古怪起来,尽管他知道它一分一秒地在流逝,可是眼睛却看不出任何变化。不知隐藏在何处的太阳一动不动,均匀地把光线洒向大地,不管他在巷子里走了多远,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我不会连影子都搞丢了吧?金塞罗有些喘不过气来,这是梦?这不是梦?这真的

不是他妈的一场梦？

他左边的大腿已经被掐得发肿，即使他深切怀疑是在梦中，也再鼓不起勇气对左腿下手了。他决定掐掐右腿靠近腿根的地方。那里的肉嫩，也许一把掐下去，这场梦就会醒来，那就太值得了。

正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小巷的小巷的小巷的尽头。确切地说，他走到了城市的边上。

尽头处闪着耀眼的白光，看不清那外面到底是什么。这简直就像是走到了某个副本的边缘，设计者在那里划上一条看不见的线，你随便怎么跳也跳不过去。

金塞罗慢慢走到尽头，在那里坐了下来。他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刺目的光线，并且发现了这光的来源。

围绕着这座空无一人的城市的，是一条一公里宽的街道。街道对面是一壁墙。这壁墙下接着地，上顶着天，往左看不到边，往右也看不到边。墙面上划满了无数条笔直的深深的线条，将整个墙面分割成无数的格子，在日光下反射着刺目的光——金塞罗只看了一眼，便不得不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脚背。

格列弗从小人国的边上往外看，大概也就是这种场景。

这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世界变成这样了？我真的是在现实中？一个人的意识同时在现实、梦境与副本之间来回切换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你会有种坐云霄飞车的感觉，而且车已经不在轨道上了。他的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摸来摸去，却聚积不起勇气下手。左腿还在一抽一抽地疼，这不太像是梦，而像是带体感体验的副本，但是……

他一想到早上那人给他的伤害，小腹就翻江倒海地疼起来。他妈的，这是现实！

看来，这一次他进入网络球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他的想象。不过很可惜，在网络球中，只有空间的概念，时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存在的话，那也只存在于网景公司那套冷冰冰的计费系统中。世界已经不一样了，我该到哪里去找一家该死的银行，或者其他什么金融机构查查自己的账户？或者先找个地方吃上一顿？

太阳晒得他头疼，可是，他仍然找不着太阳的藏身之处。光均匀地洒在大地上，他却看不清自己的影子。金塞罗突然想起那个可笑的传说：如果土拨鼠爬出地面看不清自己的影子，那冬天就还要持续三个月。

老天，这可不是什么三个月的问题！如果情况恶化，我将永远也回不了那该死的网络球，更别提什么冬眠了。

就在阿帝达斯·金塞罗头疼欲裂的当儿，远远的街道对面出现了某些动静。有一